

田野

一二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田野 / 一二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513-0527-3

I. ①田… II. ①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464号

田 野

作 者	一 二
责任编辑	曹 彦 陈明月
装帧设计	夏 煊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插页
字 数	524.6 千字
印 张	33.25 印张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527-3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77

目 录

第一章 一位贵客.....	1
一 迎客.....	1
二 压岁钱.....	9
三 春天的故事	15
第二章 母亲的眼泪	21
一 “审案”	21
二 叙旧.....	29
三 佩礼.....	38
第三章 一则消息.....	43
一 一封挂号信	43
二 远送.....	50
三 结缘.....	57
四 一捆青草	67
第四章 脚步	73
一 一双破裂的手.....	73
二 逃学.....	76
三 父子入山	85
四 送子入学	92
五 涉足城市	102
第五章 希望	114
一 “木头案”	114
二 城市梦.....	119
三 难圆的节日	125
四 希望.....	132
第六章 萌芽	136
一 心灵深处的脉搏.....	136
二 雨后丽日	145

第七章 特别的日子	154
一 诉苦	154
二 姊妹行	161
三 星期六的晚上	169
第八章 元旦之声	174
一 书信依稀	174
二 争婚	180
三 婚典	190
第九章 闲人免进	198
一 艺术品	198
二 闲人免进	204
第十章 父母情	211
一 婚日	211
二 跳崖	218
第十一章 “热情”与“挫伤”	225
一 “小班主任”	225
二 挫伤	236
三 驱逐病魔	244
四 雨过天晴	252
第十二章 一次演讲会	261
一 一次演讲会	261
二 洪水无情	267
三 锁记	274
第十三章 波动	282
一 梦境难圆	282
二 一只炉子	289
三 朦胧	296
四 竞选	304
五 统考前后	310
六 秋天的故事	320
第十四章 十二点的灯光	328
一 奇怪的提问	328
二 一个耳光	336
三 早到	341

四 动情的月亮	346
五 神圣的会考	351
第十五章 港湾	361
一 悲伤	361
二 度假	372
三 207 次特快列车	384
四 情漫河滩	396
第十六章 赴向高考	405
一 巧合	405
二 相约	413
三 梦醒之时	421
四 赴向高考	423
第十七章 噩耗与考场	434
一 奔丧	434
二 伤别	451
三 考场	454
第十八章 弃学离家	462
一 田野里的故事	462
二 离家	471
第十九章 闹市行迹	476
一 洗碗工	476
二 阴雨天	487
三 复归	503
四 尝试	519
五 舞台	532
六 憧憬	547
第二十章 角落	561
一 一个紧急电话	561
二 辩理	573
三 探母	580
四 心情深处	592
五 风波	613
六 梦缘	624
七 归途	636

第二十一章 走上征途	650
一 家庭会议	650
二 走上征途	664
三 余波	671

第一章 一位贵客

“文革”后的第五年
“笛”的一声响彻山谷
吉普车开到了一户农家门口
立即，人们踊跃围观
是车，带回了满仓故事——

一 迎客

“笛——”中午十二点，天气晴朗。

马路上正在玩耍的孩子们见到一个怪物不断地向自己撞来，扔下玩具叫喊着飞快地躲到马路两边去，眼巴巴地瞅着这个怪物从身边而过，直到他们的眼睛被尘土呛得睁不开眼才赶忙跑回各自的家里报信去了。不一会儿，便有十多个青年人指着一条弯弯曲曲的还没有逝去的尘土议论起来：“刚才是不是有几十匹马跑过去？”“也可能是三马拉车跑过的”“反正不可能又有什么军队过的吧！”“看看你们呀！为什么不当作是电影里的那种自动车子过去的。”瞧这一个结实汉子最后说着，“不信去看一下。”“行啦！那车子是啥人坐的，谁会来这山里呢！”又一青年人补充了一句。

人们都伸长着脖子瞪眼而看，不敢相信，这辆吉普车竟然会停到了李家的门口。

尤其是这户姓李的家门口。

顿时，孩子们、青年男女们，向车子涌了过来。

车门开了，两个中等个子穿中山服的白脸青年人下了车，一个自然地走到前面一个车门跟前拉开了门子。见一位身穿棉军大衣，头带

棉军帽，高大、魁梧、又很胖的老人站出来，他的眼睛向一口深深的土洞看去……他们的车也立即猛的升高一截，周围的人们都向后退了一下。

“虎民——来，叫娃娃来把东西搬回去”这位将近 60 岁的老人取下棉军帽，满头银发虽然很短，却互不相依的插在头上，肥大的脸庞，以从容的姿势对着正从土洞子赶忙迎出的李虎民说。

当然啦，虎民叫大儿子李成赞快去通知叔叔家，叫其他四个孩子从车上一件件地拿下东西。“这啥东西呀！怎么这么重？”“这是什么，怎么这么长？”“姐姐，快来抬这个大东西！”孩子们不停地喊着，但父亲只不断地叮嘱道：“慢点搬，不要搬倒、摔着”。

搬完了东西，该通知的人都来了，他们都很礼貌地向这位军官招呼着问好：“五叔回来啦！”“嗯，回来啦！”当然对像李成赞这一辈分的孩子来说，这位名谓李效政的军官，正是他们的五爷，而且他们也早已含羞躲着脸默默地笑表示热情欢迎。在他们的心中，当然感到非常的激动和自豪了，能有这么一位爷爷来到自家就甭提那种兴奋了。李成赞心里早就明白父亲给自己提起过这位爷爷，但对姊们五个中最小的弟弟李赞来说，当时还是一个迷。当客人被接到屋里的时候，车子却是不好照看的，尽管父亲李虎民再三叮嘱小儿子李赞把车子看好。

“这车子就叫北京吉普车！？”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忽然奇怪。

“你怎么知道的？”一个青年人问。

“看电影呗！但是这车靠什么跑呢？”

“傻子，刚才不是从车里下来一个身体结实高大的军人，他的劲肯定大得很。”另外一个还很幼稚的小孩说。

门外立即一阵大笑。笑声停后，有个青年人说：“傻瓜，这小车靠的是油跑呢。”

“靠油！芝麻油也能叫车跑呀！”接着又是一阵大笑。孩子羞地躲了起来，他还以为是别人都欺负他呢，便偷偷地哭了。

“喂！这车我看很轻的，刚才那军官一下车就把车震地高了一大截，让我试一下看能不能抬起来。”一个胖胖的小伙子说着便自信地走到车头跟前，伸出双手猛得一抬，车子猛得一升，接着又有一小伙子忙过去说：“再来两个人，每人一个角，把车抬起来，不然从一边抬，车子只会偏倒，抬不起来。”当然四个人抬车，但是四个人休想真正抬起车子。

在人群争吵议论中，却难以钻出来的李贲，尽管不断地嚷着：“别动车子，它会坏的”，还是无人听从，他毕竟只有五岁嘛，怎么能够挡得住好奇者的稀罕呢？

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李贲的小叔出来喊道：“让一下，让一下，车要开了。”望着远去的吉普车，一群人都站了好一会，要不是车尾扬起的尘土，他们真有可能追上车子跑一段路程才肯罢休呢。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

送走了吉普车，跟着这位军官和家人们回到院子的一群孩子们惊奇地张望个不停，在他们那幼稚的心灵中，突然出现这么一位军官，能说一套根本使他们听不懂的湖南话，惊奇，好像并不足以为怪似的。最后这位军官只得笑呵呵地给每个小孩发几块糖才把他们打发走。

灶房的烟囱直冒黑烟，手风箱停了，臊子面已经擀好，只剩下刀切就行。臊子汤在翻滚着，李贲的两个姐姐李玲娜、李丽娜和母亲正忙个不停，又打发李贲去叔叔家借碗和筷子去了。

“虎民，罗民，叫娃娃把东西搬到你母亲家去。”这位做五叔的军官对两个侄子说着，便披上大衣，和随从的两个警卫员装扮的人走到了那间几乎容不下六个人的小屋子。两个随从人员是他的两个儿子兼警卫员，即李效政的大儿子李义民、二儿子李冬民，为了父亲回家的安全，两个儿子以警卫员的身份随从。另外当时在场的李贇的小叔李海民还年龄小，没有结婚。李罗民是李贇的二叔，他有一个儿子，李振贇为老大，小的是女孩叫李娜。虎民说：“要么，让海民和孩子们先把东西搬到海民家去，饭已经快做好了，就在我这吃吧。”“你看，这小屋子，可以吗？又有这么多娃娃们，到海民家里去，他家窑洞大、地方大、方便嘛，走。”军官说着，便走出了虎民家的院子。海民和他六十多岁的母亲一块生活，家住沟底下的几只大窑洞里。

“既然五叔说了，就下去吧！哪儿都一样，腊月里饭也方便，下去也好。”李罗民赞许着说，并喊孩子们搬东西。

“那也行。”虎民只得答应，顺手抱了一只箱子，罗民也提了一个皮包。五个人边说边笑着走出门。送五叔来到家门前那条弯曲的小坡路上。

虎民的妻子也不得不出门送五叔到婆家去。灶房里大锅的蒸气也越来越小了，笼里的馍早都软了，饭又做了好多，屋里只剩下自己和两个自己留下来的女儿。李贇把碗抱回来的路上被父亲遇见挡了回去。显然这碗是从奶奶家借的。等李贇再次回到母亲跟前时，对母亲说：“妈妈，奶奶让您快点去做饭，我去叫二婶。”李贇的父亲李虎民为弟兄排行老大，李罗民为老二，李海民为老三。

“玲娜，你和丽娜看门，饿了就自己吃，等我下去做完了饭回来整理灶房。”李虎民的妻子肖爱琴对女儿叮嘱道。

李虎民有五个孩子，老大李成赞，老二李玲娜，老三李宏赞，老四李丽娜，老五李赞。

太阳慢慢地偏西，按习俗农村一般吃的是晌午饭，大多数人家每天吃两顿饭，早上九点钟左右吃早饭，下午两点多钟吃晌午饭，可是今天却不同了，迎来的这位军官客是李虎民父亲的堂弟，下午两点开始了喝酒。他取出他从湖南带回的小瓶精装酒，有纸盒装着，老家可是根本看不到有小瓶的白酒，说用纸盒精心包装，那简直是第一次大开眼界。菜虽然是一盘土豆丝，一盘粉条，一盘鸡蛋，一盘豆腐肉片，再打开一瓶罐头，这真是最上等的菜了。在农村，像这几个菜能够一起吃到，恐怕只有逢年过节，婚喜事或者奔丧事上才能吃到。这位军官说：“罗民，去，把那个皮包打开，取一瓶铁壳盒子，一包点心，两个红棒棒和一个方纸盒来。”原来铁壳盒子打开了是瓶带鱼罐头，红棒棒是需要切成片状的火腿肠，方纸盒子打开是很香的高档饼干。总加起来，就有九个样子，有了这九个好吃的一起摆在炕的中间，周围坐着李虎民、李罗民、军官的两个儿子李义民、李冬民，上席坐着军官，军官的哥哥和嫂子，地上再站一个十八岁的李海民，他们一起喝酒。农村风俗规定女的一般不许和客人共坐一块的，除非是尊老女性。菜是什么味道呢？只听李海民说道：“这铁壳盒子里装的，还有红棒棒切成的东西能吃吗？”李义民、李冬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怎么不能吃呢？专门吃的，告诉你，铁壳盒子里装的叫带鱼肉，红棒棒叫火腿肠，切成薄片片来吃，都是特制肉，都是好吃的。”按照习俗，酒菜上全以后，便是敬酒。虎民、罗民、海民分别给三位老人和其他人敬了一杯酒以后。李海民倒好了酒，军官首先端起酒杯说：“来，咱们父子们喝一杯，为了我们的团聚，恭贺春节愉快，过个好年喝一杯。”接下来军官拿起酒瓶亲自给哥哥和嫂子斟满

酒杯子并道：“大哥大嫂，这次五弟千里归来，就是为了团聚，高兴地过个年，敬你们一杯。”三杯相碰，喜饮而尽。“哟！我的喉咙。”海民吃了一口鱼肉，不料被鱼刺伤着叫了起来。“快，快去拿醋来。”拿来了醋，给海民喝下，让醋停到喉咙，一会儿连刺带醋一齐吐出来。“慢点吃，鱼有刺，不能急。”虎民说。

酒在慢慢地喝着，品着香喷喷的好菜，军官讲着他的故事。虎民、罗民也询问着自己五婶的身体，堂妹子的情况，湖南的生活方式和情趣，各自谈心中的祝贺之语，军官也时而严肃、紧张，时而却又小声小气地模仿他要说的口气，高一声，低一声地讲述着新鲜的湖南风土人情，自己老婆的故事，而最多的还是对着大哥和大嫂提到小时候的苦难生活，自己如何去放羊等。此事以待后述。至于虎民、罗民询问堂妹子一说，当然这堂妹子是指军官的女儿，排行老二，义民老大，冬民老三。

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灶窑里的人却焦急了，因为臊子面早都做好两个小时多了，酒还没有喝完，怎么能不让人心急呢？

等到吃完臊子面，太阳已经落山了，有几颗调皮的星星跑出来，好像要约天下胆大的小朋友们夜玩似的，特别是这户添了贵客的大窑洞里的朋友们。直到这时候，这只窑洞里的娃娃们还没有散去。

迎客激动，陪客更加热情，不知道疲倦，晚上十一点了，窑洞里的煤油灯更加明亮，谈话声仍然没有消失。

第二天，大年三十。

早晨起床后，客人刷牙、洗脸、照镜子、刮胡子、梳头、摸油、擦皮鞋。主人洗脸，没有香皂，或者对女娃娃们来说还有包面油擦一下脸，让母亲擦上唾沫梳光头照一下镜子。

还没有等客人洗过脸，虎民就等着接客人到自己家吃早饭去。

“算了吧！天气这么冷，又是刮寒风，刚刚起床，我看就不乱走了吧！在你妈这随便吃些就算了，也就用不着跑上跑下的”军官边擦皮鞋边对李虎民说，“你干脆上去算了，不要准备那么多饭了。”又加上李义民，李冬民的一再推辞，李虎民也就不再强求了。最后经过义民、冬民两兄弟的挽留，虎民本人不但没有上自己家里去，而且坐在母亲家里和五叔、义民、冬民他们说话直到吃过早饭。

李成赞在母亲的催促下，去奶奶家请客一次，只是当李成赞下来的时候，见父亲和客人们正在吃饭，偷偷地溜走了。

中午，李罗民到母亲家和五叔谈话。义民、冬民去村子散步了。下午一点多钟，李罗民把这位曾经战功显赫的军官，也是自己的五叔，更是老家最为体面、最让人尊敬的客人叫到自己家吃晌午饭。

“五叔，晌午得走我家去，虽然没有啥好吃的，但是就那家常便饭，少盐没醋的饭你也得去不可，今年就最后一顿饭了，我早上也没叫你吃饭，知道咱农村天气冷，你又刚回来，尤其是我那两个兄弟，可能还不太适应，天又刮风，所以我就没准备叫你。今晌午可是啥都准备好了……”李罗民高兴地说。

“那也行，到原上去转一下也有好处。”军官答应。

饭菜准备好了，只等两个人。

“好，你们都在，我还以为我那儿子撒谎说你们还没回来，或者你们这两位客人难请，非要我亲自请一回不可”李罗民到他的母亲家亲自请两位堂弟道，“走，快走，啥都准备好了，只等你俩了。”

“哪里，哪里，我们刚回来。”义民和冬民擦着皮鞋上的土尘，“其实不用二哥多跑，你看，这不，我们就上去。”

李虎民坐在自己家的热炕头上，愁眉不展，见到妻子端给自己的盘子饭菜，瞪了两眼，一下子全都推到了地上，骂道：“这啥饭嘛，过年哩就两个菜。”接着顺手拉开被子，一头向着炕里面栽倒大哭起来……

李罗民的家里，喝酒的喜悦气氛很浓很浓。

李虎民家的院子里一片冷静。

忽然外面响起了爆竹声，大年三十敬神拜祖吃酒的时候到了。就连最笨的人都知道，从下午五点钟开始烧香敬神的时候；就连最幼稚的小孩子也知道，这个时候是全家团聚，高高兴兴地放炮凑热闹，穿新衣服，以新的姿态，准备迎春，表示来年更美好。

但，并不是天下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子。就在这个村子里，至少就有一家，还没有烧香、放炮、敬神。

那么这家到底烧不烧香？放不放炮？敬不敬神呢？都要做，“啪，啪啪，啪啪啪”炮声四起。

“日你妈地，耳朵都叫驴毛塞了，一个个都死光了？不知道干啥了？”李虎民猛地一卷被子跳下炕去，追到正在灶房忙于包饺子的妻子和孩子们吆喝起来，并且把自己已经气得上气不接下气，红着脸不停地跺着脚。本来他就是一个矮个子，加之扔掉了旧布帽，光着前天剃秃了的头，弯着腰，一件棉袄衣襟分别前后翘起的样子，真是叫人……

大年三十烧香、放炮、敬神拜祖的事情按世俗所传，是一个家庭中的大事情，敬神要毕恭毕敬，因为这牵扯到全家人来年的运气和庄稼收成问题，所以必须由一家之主来做的，连女人也不能。

但是，有些事情确实是与世俗有别。

虎民大声地骂了一阵子，也没有人理睬，他便冲出洞子去了。敬神一类的事情只能由大儿子李成赞来做。

大年三十傍晚有一顿饭，叫年终饭，家家户户吃饺子，饺子里包着硬币数枚，面值有一分，二分和伍分三种，谁若是吃到硬币面值总和数最大，说明来年谁的运气就最好。

这一家里，自然少了一个吃饺子的人，就连吃了饺子的，也闷闷不乐，又有谁去在乎吃的硬币面值大小呢？

可是李赞的奶奶家里热闹极了，家里不但新添了三位贵客，就连比较的项目更是丰富多样，真是：团圆添客更团圆，饺子加馅胜饺子。

李虎民空着肚子到底到哪儿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显得却并不着急……

二 压岁钱

渐渐地，灯光多起来，从零星的小点，填补着，像个巨大的渔网，又连成一条弧一条弧的样子，层层分明，这正是，名谓樊村二组的村子形状。

天有星宙，地有灯宇，虽是一盏盏的煤油小灯，这个时候已经照亮了村子里的各条小路，正上小坡的，或者下坡的，也有走平路的三三两两，一老一少，老大携幼，或者抱个小孩，有的手里还端着一两道菜，忙于走着，整个村子像是都要变得舞动起来，好不热闹！虽然并没有多大响动。人们正忙于跪拜祖宗。

有两位年轻人正在爬坡，每个人还背着个大头小尾的长东西，看样子，这条坡路他们走的并不轻松。

不错，两位警卫员走进了李虎民家里，背的是两部猎枪。他们正在忙于安装枪头、手电筒等，把虎民家里唯一住的一个大炕都快摆满了。

“叔叔，你们要干什么去，这都是些什么呀？”李贇问叔叔。

“打野兔子去，你们山里有野兔子，这是猎枪，到田野里去。”

李贇咯咯地笑着跑回灶房，急忙问妈妈：“叔叔要打野兔去，为啥晚上不害怕，还把手电筒绑在枪头干什么？”

母亲并没有回答儿子，只是显得很焦急，并对大儿子李成贇说：“看来你爸是不来端菜，不领你们了，你带着李贇他们，把这两碟菜端上去奶奶家好了。”

原来李虎民一气之下，奔到了他母亲家，再也没有回来。

奶奶家的大门外，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人正吸着旱烟，他显得很急促地，“怎么？已经很迟了……”李罗民犹豫着问大侄子李成贇。

别的人都到齐了，只等待李成贇这伙孩子们下来。院子里，李虎民也满脸愁云地踱着步。他要气疯了，恨不得一下子跑回家去，闹个天翻地覆，看他们再不顺从才怪，或者自己干脆永不回家，以泄心恨。

“慢点，端好。”“等一下我。”“快去。”听到孩子们的说话声，李虎民才回到窑里，李罗民却在大门外小声问李成贇，知道又吵架了。

“好，都到齐了，我们拜祖吧！”有一位秃头老人戴上了黑色帽子，抹了一下五寸白胡子发话了。他那高高的颧骨，皮包骨头的脸庞在灯下，红光闪闪，他那深陷的眼睛里对来年充满了希望，跪拜祖先，正是他一生关注的大事，况且一年中最盛行的也仅仅这么一次。他是这一家里的老大，也是领头人。

“一磕头，敬拜祖宗。”李虎民的父亲带头跪在地上向供桌上的祖先牌位磕头道。

“二磕头，敬拜祖先。”

“三磕头，敬拜先故，在天尽享荣华富贵，保佑世人来年运气顺和。”

李家老大带头跪拜，整个窑里的人向桌子上摆满供品香火正旺的好几个木制排位跪倒磕头。一个个毕恭毕敬，无不认真。接下来又是一连串晚辈拜上辈，小的拜老大，直到小孩子李贻在争吵中被硬拉着磕完最后一个头，虽然是被硬拉着磕头，但为了热闹，磕一个头也少不了他磕头的恩惠：糖呀，瓜子呀！他在忙于找一个合适的人替他收藏着。

热闹的磕头仪式总算结束了，李贻虽然满头是汗，更乐得合不拢嘴，接下来便是发压岁钱了。

“压岁钱”人人知道，而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如果大年三十孩子们得不到压岁钱，就“压不住岁，长不大”，或者就不会从两岁长到三岁。当然啦！哪一个孩子不希望“压岁”呢？而且压得越多越好，越使自己长大得快些越为高兴，自然，能起到压岁作用的就靠“压岁钱”了。

“这一张，给你”第二个发压岁钱的是这位军官。他指着李贻说。李贻忙跑过去接钱，但落空了。

“叫爷”不知是谁偷偷插了一句。

“五爷爷好！”李贻响亮地叫了一声，在大家的笑声中，一张面值很高，并且又很新的伍角钱得手了。只见李贻并没有得钱溜走，被一只很胖的手拉住了。

“怎么，想逃跑？我可是红军！”